



直抒胸臆

每当农历十六的月亮升起来，我就会想起母亲。仰望明月，仿佛看到母亲就在云端，慈爱地望着我，温柔的目光化作月光，抚慰我心中的思念。

从记事起，我家就很贫困。父亲体弱，又经常外出谋生，家里的重担就落在母亲身上。我们弟兄四人主要是靠母亲拉扯大的。为了多挣工分，母亲时常一只胳膊抱着年幼的孩子，一肩挑着生产队的粪担子往地里送肥；有时候不得不抱着孩子下地干活，锄完一垄地赶快到地头喂奶。忙完一天，夜晚待孩子们睡下，母亲还要坐下来做针线。

在那个粮食紧缺的年代，我们的主食就是红薯。母亲能把红薯做出许多花样：蒸红薯、烧红薯、煮红薯、调红薯丝。蒸红薯切成片，晒干后给我们当零食，进一步加工，掺上沙子在锅里炒制，变得脆酥香甜。红薯干磨成面，能做汤、擀面条、蒸馍。也许是长期吃红薯的缘故，母亲落下了胃病，胃疼时常发作，她忍着疼一手捂着胃部，一手还不耽误干活。哪怕是通常由男人们干的活儿，她也照样能做；到井上挑水，用高粱秆织箔，用泥巴制作储存粮食的坛子……

为了补贴家用，母亲在自家宅基地上开了一个小菜园，种上苋菜、辣椒、茄子。我家住在村头路口，路过的乡亲只要想要菜，母亲总是笑呵呵地送给人家。然而有一次，我哥哥发高烧，母亲到别人家想借两棵葱给孩子退烧，结果人

家只给了几棵吃剩下的干葱胡子。母亲并没有因别人的吝啬而改变自己，自家种的菜此后照旧大方地送给邻里。

母亲目不识丁，却会讲很多戏曲故事和民间故事。夏天雨后的夜晚，银河如练，蛙声虫鸣交织成动听的曲子。躺在小院临时支起来的小床上，仰望满天繁星，母亲会指给我看哪颗是牛郎星，哪颗是织女星，给我讲牛郎织女凄美的爱情故事。母亲还告诉我，天上的一颗星星对着地上的一个人，又明又亮的星星对着大人物，小星星对的是小人物。母亲的讲述勾起我十分的好奇，我一边听一边睁大眼睛努力在天空中寻找，想找到哪一颗星星对应的是自己。冬天漫长的夜晚，熄了煤油灯，躺在床上，母亲给我讲“朱元璋招亲”“王宝钏守寒窑”……特别是老猴精的故事，情节跌宕起伏，母亲讲得绘声绘色，将我带入了一个奇幻世界。多年后我看到了格林兄弟的《小红帽》，总觉得还没有母亲讲的《老猴精》精彩。那些关于勇敢和智慧的故事，不仅驱散了寒冷，更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坚韧与善良的种子，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对我的文学启蒙。

上小学时，逢年过节，农闲时分，我们村和周围的村子都会唱大戏，母亲带我看了许多演出。当母亲讲的故事中的人物一下子鲜活地立在眼前，那真是一种奇妙的感受。当时农村演出的大多是连台本，像“封神”系列、“杨家将”系

# 天上那颗星

□涌泉

列、“包公”系列等，戏台上色彩斑斓的脸谱、服饰为我打开了一个多彩世界，演员们的精彩表演让我如痴如醉，或慷慨悲歌，或诙谐幽默，跌宕的剧情让我时而泪流满面，时而忍俊不禁。不懂的地方，母亲则会轻声细语给我讲解。在母亲的影响下，我初步领略了中国戏曲的博大精深，深深爱上了戏曲。大学毕业后，在戏曲最不景气时，我主动选择进剧团写戏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母亲当年的春风化雨、润物无声。

可万万想不到的是，多年后，因戏所累，母亲为我奉献了自己最后的生命！

2004年春，我为创作的《程婴救孤》入选参评剧目，反复修改剧本，力求每一个细节都尽善尽美。当时儿子才半岁，妻子在中学教书，早出晚归，十分辛苦。为了支持我全身心投入创作，75岁的母亲不顾年迈，来到城里帮我照看孩子、料理家务。她宽慰我说：“你安心写你的戏，家里有我呢。”那段紧张的日子，母亲是我坚强的后盾。但万万没想到，命运的剧本如此残酷——当戏终于修改完成，马上就要正式登台演出时，母亲没来得及看一眼，就病倒了。开始只是头疼发烧，以为是感冒，我带母亲到医院时，兜里还揣着去参赛的火车票，乐观地以为打打针吃点药就好了。岂料医生诊断居然是脑炎！我顿时如五雷轰顶，心急如焚。剧组出发了，我只得退掉火车票，日夜守在病床前，祈祷奇迹降临。然

而母亲却日渐虚弱，病情急转直下，医院接连下了几次病危通知。

前方的讯息不断传来，《程婴救孤》成功上演，夺得榜首，当剧组演员欢呼雀跃时，千里之外的我正在病房守护着昏迷不醒的母亲，默默垂泪，眼睁睁看着勤劳慈祥的母亲即将走向生命尽头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走出病房透口气，看到报纸在显眼的位置刊登了《程婴救孤》获奖的消息。我在报亭买了一份报纸带到病房里，本想把这一消息告诉母亲，因这成绩里面有她的巨大付出。可进病房后我却只字未提，压根没了说的兴致，什么成绩在母亲的生命面前都不值一提。我默默把报纸塞在母亲的枕下，希望沉睡中的母亲能有所感知。

我们兄弟深知母亲想落叶归根，回到故土。眼看医生束手无策，只得无奈地决定带母亲回家。当天是农历八月十四，车出城时，正逢一轮明月冉冉升起，皎洁的月光洒在广袤的大地上，一路陪伴着我们驶向母亲魂牵梦萦的老家。我在车内望着母亲泪流不止，不时地叮嘱司机开稳点。4个月前，母亲来城里时健健康康；4个月，却是这般模样回到故乡。如果没有这部戏，母亲可能不会离开宁静的乡村生活；如果不是我赶时间修改剧本，让母亲那么累，母亲也许不会病……我痛悔不已！我知道，故乡愈近，母亲将会离我愈远。

回到老家，已是八月十五的早上，我们把母亲送进县医院，与其

说是期待奇迹出现，不如说是在静静等待那一刻的到来。

八月十六晚上，当月亮升起的时候，我劳碌一生、吃苦一辈子的母亲安详睡去了，她的呼吸融入了窗外的月色……

当天夜里，回村的路上，一轮明月高挂苍穹，洁白清澈的月光把整个大地都照得白花花，仿佛是从天而降的素缟，为我辛勤一生的母亲致哀。坐在母亲身边，抚着母亲尚有余温的躯体，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只听到汽车转弯过桥时兄嫂的呼唤声：“妈，我们回家了！妈，我们过桥了！”

母亲回归了大地，家乡的田野里，新添了一座坟茔。我的泪水大概早已流尽，母亲下葬时我居然没再流泪。旷野里秋风萧瑟，我跪在母亲坟前，将《程婴救孤》剧本焚烧，纸灰在青烟中飞舞飘散，我的心中满是苍凉。一年前，父亲刚刚离世，如今母亲又离我而去。程婴在戏里救了孤儿，戏外，我成了“孤儿”。

聊可告慰母亲的是，《程婴救孤》不仅受到了观众的喜爱，唱段还在大街小巷传唱。剧中的每一句唱腔都回荡着儿子对母亲的思念，每一句道白都传递着儿子对母亲的诉说。

当初，母亲只是告诉我，天上的一颗星星对着地上的一个人，我想知道，如果地上这个人离世，天上的星星会怎样？我相信星星一定还在，并已化为永恒，一直在天空中深情凝视着我。



心灵港湾

# 一花一叶皆享受

□张海鹰

在朋友圈晒了一组我养的花，没想到引发大家浓厚的兴趣。特别是客厅窗台上那盆多色小玫瑰，被齐赞养得好。客厅一角的观叶植物枝繁叶茂，自成一派小气候——“草木葳蕤祥瑞之兆”，朋友的这个评论我着实喜欢。

也有人半开玩笑半疑问：“这是要退休吗？”哈哈，这个可以引发一个话题，关于忙与闲，无聊与有趣，意义与意思。

不得不说，正是因为还没有退休，哪儿也去不了，才养些花草来怡情啊！

如果真是退休了，至少退休后的第一个十年，肯定要周游世界出去浪的，天地广阔，只要还能动，断然不会困守家中赏花弄草；等到走不动了，或许两国几地候鸟居住，花啊鱼啊之类的活物受不得长时间的忽略照料，所以也不宜多养。

退休后有闲了，人就要自己找忙，才能保持活力和健康态。一如现在越是没有时间，越要想方设法挤时间享受慢生活，徜徉在自己的花花世界里，繁花似锦觅一片安宁。这是生活的辩证法。

学不可以已，事业永远在路上，需要张弛有度，劳逸结合，努力工作，快乐玩耍，一个会生活的人，也会更高效地工作。记得一位高人说得对：能够自己跟自己玩的人，说明他已经战胜了无知、羞丑、怯懦、恐惧、孤独！

所以，当看到有人晒朋友圈品茶养花，我知道他一定工作既忙碌且枯燥，才会那样珍惜片刻悠闲，觉得一花一叶间都是享受，渴望在生活细节里丰盈自在。

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：“幸福存在于闲暇之中，我们是为了闲暇而忙碌，为了和平而奋斗。”这应该是个忠告。拥抱生活的美好，珍惜平凡的幸福，是一种觉悟。

我们经常被祝福的“岁月静好”，其实这不过是看你心理建设能到第几层级了。我们有桥渡桥，无桥自渡。生活即使充满荆棘，但也总有一路繁花相送。

换个角度，无限可能。

冰城一场初雪，满院一地落叶，别有一番凄美。更多落光叶子的枯枝戳向天空，高冷的老树默默伫立，每每隔窗相望，我总会凝思许久。

我欣赏那些看破生活的真相，但依然热爱生活的人；崇敬那些明知社会难免有残缺，却要发愿补天的人。或许做不到见贤思齐，神明自得，但永远被自己存在的价值激励和感动。

中年的山水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。



# 驼梁风光



王涌泉



人生百味

晋东北的繁峙，是黄土高原上一片被杂粮染色的土地。这里四季分明，山川起伏，气候恰似一位宽容的母亲，将春的暖、夏的炽、秋的爽、冬的冽调和成滋养百谷的乳汁。在这片土地上，农人的智慧与自然的馈赠交织成一首千年不衰的农耕诗，每一粒杂粮都是诗行间跳动的音符。

“粮食价格轮流转，哪样值钱种哪样”，农人世代遵循着这样的生存法则。春耕时分，他们俯身黄土，将黍苗撒向沙壤薄地，那些细弱的绿芽在干旱与暴雨间倔强生长，最终形成金黄的油糕，成为婚嫁宴席上不可或缺的甜蜜承诺。油糕的香气

里，藏着繁峙人对土地的虔诚——最贫瘠的土壤，也能在勤劳的手中化作待客的礼赞。

若说黍苗是旱地的倔强，那漫山遍野的谷穗便是秋日的华章。风起时，层层叠叠的金黄波浪翻滚，籽粒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般的光泽。农家灶台前，小米熬成稀粥，米油浮起时，整个村落都浸在绵长的米香里。这香气穿破门扉，味道在庄户人家的饭桌上，暖了胃，更暖了人心。

玉米是这片土地的新王。它的秆如青纱帐般林立，穗子沉甸甸垂着，仿佛大地向天空献出的黄金勋章。农人收割时，镰刀划过秸秆的

# 生命密码

□王政义

脆响是丰收的节拍。玉米的用途广如繁峙人的生计：磨粉、酿酒、饲畜，甚至化作燃料温暖寒冬。一粒玉米，在繁峙被变成千百种生活的可能。

高粱穗燃烧成晚霞的赤红，秸秆筑起绿色的屏障。秋阳下，那些挺拔的植株仿佛凝固的火焰，将酿酒的传说酿入岁月。杜康若至此地，定会被高粱酒的烈香醉倒。李白若饮此酒，笔下的诗篇怕是要添上三分豪气——毕竟，高粱酿的不仅是酒，更是这片土地炽热的情怀。

豆类在繁峙的杂粮谱系中谱写着温柔章节。黄豆黑豆磨成豆腐，

水豆腐白嫩如雪，腐干腐皮韧如初岁月。红豆绿豆熬煮成粥，甜糯的滋味是童年记忆里最暖的回味。这些豆子，在石磨与陶罐间流转，将朴素的营养沉淀为代代相传的滋味。

莜麦的故事写在高坡与寒凉里。它不择沃土，却偏爱山梁的风霜。莜面窝窝蒸出锅时，麦香蕴含着山野的气息，与羊肉汤相遇，便成了伯强沟中的美食传奇。一碗莜面，是农人对严寒的应答，也是旅人归乡时最熨帖的慰藉。

土豆在南北坡的泥土中默默生长，个体多数，如大地埋藏的珍宝。曾经，它是饥年里的救命粮；如今，

它跃入厨房，化作千变万化的美味。从炖煮到煎炸，土豆在繁峙人的巧手中，完成了从充饥到美食的蜕变。

稻谷的故事带着几分遗憾与倔强。滹沱水流虽减，但永丰农场的秧苗仍在水中摇曳。稻花香里，农人弯腰插秧的身影，是对“大米出在好家乡”的执着注解。那些在有限水源中生长出的稻谷，粒粒皆凝结着人与自然的博弈与共生。

繁峙的杂粮，是黄土高原的生命密码。它们以不同的姿态扎根在这片土地，用千变万化的形态滋养着世代生息于此的人们。每一粒谷、每一颗豆，都浸染着农人的汗水与智慧，都诉说着土地与人的古老契约。在这片杂粮编织的画卷里，我们读懂了生存的坚韧、味觉的记忆，更读懂了人与土地永不褪色的深情。



诗苑

# 美好的夏天

□春芳

荷叶炫耀新买的绿裙子  
荷花捧着浅粉色手机  
在和蜻蜓亲密联系  
天空之外有蓝色童话  
白云悄悄筑起梦幻城堡  
夏天举起指挥棒  
青蛙和鸣蝉开始了合唱  
鸟巢在树梢挂起一盏盏灯笼  
指引着回家的路  
云朵穿着漂亮的衣裳

受到阳光热辣表扬  
所有的花朵  
努力在夏天做梦  
梦见梦想举起火炬  
烧红脸上的激动  
花的行程是成为果实  
爱的呵护是成就酒浆  
而诗是永恒的鲜花  
高飞的翅膀  
把我的世界放大

# 我骑着流水的白驹

□卢山

此刻，从苍翠中挣脱  
我如一颗贪玩的石头  
投身江南的松阴溪  
牛羊摆拦得住吗？  
我骑着流水的白驹  
几棵古树，迎面打招呼  
树梢的几只白鹭扑腾着  
正为炊烟和云朵授课

牵着牛的少年走来  
不小心闯入了一幅古画  
虫鸣起伏，白云千里  
在松阴溪，你要弯腰捡拾  
阳光下和树荫里  
到处都是遗落的诗句  
请云朵和月亮搬来书桌  
流水昼夜不停，教我写诗

# 扛煤气罐的人

□春元

两坨铁  
是忙碌的影子  
穿梭在大街小巷  
迂回在楼道 密林 瓦砾中  
肩扛大山  
脚步必须沉稳  
每抵达一处隘口  
帮助安装、调试、排除隐患  
多一点谦让真诚  
炊烟就腾起了诗意

夕阳西下  
夜没有落下他们  
城市的边角  
生活的理由被一个个  
煤气罐子，再次撞响  
我在文字中修行  
煤气与火焰永远是一种修辞  
尘埃里的句子  
我闻到一股花香的味道

# 多年以后

□富祥

多年以后  
绿色和河流  
重归于好  
将那些隆起的沙丘规划成岸  
专供来往飞鸟栖息  
地势稍微低一点的  
积蓄些雨水  
风平浪静时饲养硕大肥美

的云朵  
地形平坦处  
种大片小麦  
种大片有机植物  
留一小块田地  
露天雕刻一组  
已经去世的治沙人  
让过往的清风驻足

# 应该有一门课

□立彦

应该有一门课  
是看云之课  
每个人寻找天空中的云  
辨认它们的形状  
看它们向哪里飘移

听鸟声的节奏  
听其间的空白  
万物教育彼此  
各分得一份智慧

还有一门课  
是听鸟之课  
每个人都沉默  
从市声中分离出鸟声

然而人坐在四方形的教室里  
云在天空停留又离开  
鸟飞向别的所在